

40061
:11



宗鑑法林卷二十九

集雲堂編

大鑿下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首山念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中峰本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久天長
青絹扇子足風涼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常情耶誰人
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風涼禪人未曉重相

問獨自淒淒過洛陽

佛鑿勲

青絹扇子足風涼
日用何曾有覆藏
堪笑塵中無限
客手遮西日汗如湯

慈受淡

親得搖來始息狂
風動荷花滿座香
自從一得真歸
趣無意涼人人自涼

楚方安

呷酢齧陳薑
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
子婆是阿爺孃

肯堂充

汾陽示衆夫學般若菩薩當參活句莫參死句

平陽恣云有般漢商量道有意味是死句無意味是活句似則固似爭奈波斯吒心肝不在樹頭上此去

彌勒下生時尚隔五十六億七千萬歲在然則畢竟作麼生是活句靠拄杖云強中強吉中吉波羅會上
有殊利當門不用栽荆棘急力敕明州城內近來少
賊顧侍者云有人守方丈麼云有自云今秋防失脫
汾陽示衆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

雲峰悅拈拄杖云者個豈不是拄杖那個是佯行腳
事復云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瀉山
詰拈拄杖云者個是拄杖那個是行腳事直饒向者
裏薦得於衲僧門下祇是脫白沙彌若也不識且向
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 泐潭澄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 靈隱岳云汾陽雖則
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云者個不得
喚作拄杖子柰桶叅 妙峰善云識得拄杖子行腳
事畢錯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錯老僧則不然識
得拄杖子錯復云妙峰三個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
策篙清平道木杓 徑山琇拈拄杖云者個喚作拄
杖子早是頭上安頭那堪更云識得行脚事畢大小
汾陽話作兩橛 伏龍長云識得拄杖子更買艸鞵
行脚三十年 雲居莊云汾陽一條拄杖換卻天下
人眼睛

驀地平空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
子也是封皮作信看 笑翁堪

汗漫學屠龍人言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
虛堂愚

汾陽示衆拈拄杖曰三世諸佛在者裏爲汝諸人
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

淨因成云汾陽老人大似擔雪填井旁若無人山僧
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不敢強生
節目卻向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
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平陽恣云呼來遣去許他二

老死蛇活弄雖然如是向上一竅未曾動著山僧今日爲諸人拈掇去也拈起拄杖云識得者個三世諸佛被諸人穿卻鼻孔若也未識諸人鼻孔被三世諸佛穿卻擲下拄杖云是什麼

汾陽示衆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

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哂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哂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

徑山杲云汾陽末後若無個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一喝復頌

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面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識汾陽
老劈破三玄作兩邊

洪覺範

十年湖海覓冤讐不得冤讐未肯休芍藥花開菩薩

面櫻欄葉長夜叉頭

鼓山珪

畫得真如活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正堂辨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絲收不

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或菴體

碧玉糝成一樹高條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

出二月春風似箭刀

平陽恣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汝是行脚僧

曰如何是辨衲僧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

正令行句師曰千里特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

坤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秔米食者無瞋亦無喜又

曰祇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

了也

翠巖芝云先師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仔細思量

卻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

汾陽叅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

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踪

於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
始應知

保寧茂云大小首山龍頭蛇尾有底便道真不掩偽
曲不藏直拍禪牀云毘婆尸佛早畱心直至如今不
得妙

卷席機鋒問若何拂開龍袖象王過分明有月潭中
取放倒旂槍唱哩囉古南門

諸方蹋遍氣吞牛萬仞龍門噉直鉤翻轉碧潭身命
放波濤平地起汾州晦山顯

多年蠱毒實難堪一語相投墮影寒梅萼相傳孤韻

遠夜和鐘韻出林端自餘弘

漢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首山念嗣問僧日暮投林

朝離何處日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
去

智門寬代僧云鑰匙在和尚手裏 洞山聰云者僧
言中有響許你是個作家怎奈有前無後當時若是
個俊俏衲僧待道生身入地獄何不向道卻煩和尚
引導

葉縣因僧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今日施設師曰
有侬者瞎驢在日與麼則打鼓弄琵琶師曰捺胃

放屁聲

雲峰悅云然則一期以勢欺人其奈事不孤起葉縣老人失卻一隻眼檢點得出雲峰分半院與你檢點不出良久云橫按鑊鄧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葉縣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鞦韆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普請衆人看

鞦韆鬧市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

卽菴覺

葉縣上堂廣教有驗人關截人機活人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不得孤負平生

呆菴莊云雲居也無驗人關也無截人機也無活人句還有道得者麼若道不得孤負山僧且道古人底是老僧底是

葉縣因僧問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汝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僧失聲曰哪師曰汝見甚麼道理僧頌曰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庭前柏樹子簷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

潭洲神鼎洪譔禪師

首山念嗣

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佛亦是塵

元菴慈因已菴舉問慈隨聲便喝以手撥胸云佛亦是塵用彰俊云好語只是未徹當你道者僧三身中問那一身若是法身神鼎不應答佛亦是塵若是報化身者僧何必問撥塵見佛檢點將來直是好笑今日忽有問龍峰撥塵見佛時如何只對他道待汝撥得塵盡許汝見如斯剖判還徹當否久叅上士試辯看

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元菴慈

襄州谷隱山石門蘊聰禪師

首山念嗣

上堂十五日已

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錐卽是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何如回頭日又出

昭覺勤云放行處把住把住處放行雖是爲人鉗錘爭奈傷風犯手若是崇寧則不然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放火燒你十五日已後你

不得離我者裏你若離我者裏我放火燒你正當十
五日化爲萬斛明珠撒在大千沙界處處盡放光明
各各急著眼看 徑山杲云恢張三玄三要扶豎臨
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卽不然十
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
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者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
任橫擔拄杖緊捎草鞵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者裏
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挂盃囊正當十
五日合作麼生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爲今朝十五
日正好用鉤錐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

兒盛將歸 天寧琦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報恩秀云妙喜向石門放行處把定把定處放行終
是撞頭磕額賴有末後句與天童同叅且道同叅底
事作麼生石女夜裁無縫錦死蛇多出放生籃 伏
龍長云二大老把手上高山怎奈旁觀者哂且道無
明有甚長處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以不生爲生十
五日已後諸佛滅以不滅滅爲滅十五日已前你若
住我者裏我卻用錐錐你直須屍橫萬里血濺梵天
十五日已後你若離我者裏我卻用鉤鉤你直須看
毛撕結鼻孔相拄十五日前後鉤錐常在手正當十

五日大家要知有一任面南看北斗艸木叢林獅子
听

谷隱因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
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蚪龍筋力高
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
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無量壽

谷隱入州看官路逢延慶長老問中路相逢一句
作麼生道師曰某甲禮拜和尚有分明日到院茶
話次慶曰昨日聞學士說新石門和尚和尚久在

石門爲什麼卻新去師曰腦後合掌

天寧琦云石門道某甲禮拜和尚有分延慶著賊也
不知要識石門麼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雖然如是未
免倚勢欺人

谷隱因僧問一陽纔起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
何師曰午夜燈光連夕照日照後如何師曰茶烟
香篆一時清

平陽恣云有問一陽纔起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
何但向道長至來朝賀昏鐘此夜叅叅後如何大衆
歸單打坐兩序寢堂茶湯 廣教玉云有問依時及

節事如何便棒更問如何若何連棒趁出倘或是個
衲僧必有轉身一路

谷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爲救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真個好消息戴帽空山行穿靴水上立
雲衲慶

谷隱因僧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
何師曰快僧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
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仁王教云我不似谷隱纏織八方火發時如何合掌
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谷隱因僧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牡
丹花下睡貓兒

廣胤標云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今人動輒以理
事功位會他家裏事卻似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
直是未在且畢竟如何卽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

照盡體無依功終位亦忘渾然理不昧卓卓事寧彰
烟月那知人世改春風依舊上長楊

平陽恣

牡丹花下睡貓兒石女菱花夜半窺絕國風流渾不
艷倒拈秃帚畫蛾眉

遠菴僧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

首山念嗣

叅首山問學人親到寶

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曰某甲從今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

徑山杲云你道首山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他一棒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後聽鷄

鳴失曉朝官不戴帽

石門聰

門前火把寶山回玄學之徒遍九垓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氊帽樣時裁

翠巖真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駝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

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鑑懃

家家門前火把子散作天涯照夜燈耐耐連宵風雨急幾多吹滅暗中行

越鑑徹

廣慧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拳
曰漢上還有者箇麼師曰者箇是甚麼盃鳴聲山
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

十里秋江駕葉舟蘆花淡處得優遊絲綸舒卷乘風
慣蝦蟇金鱗一釣收

澗菴怡

天際無雲燕子飛臨池剪水自離披雖然翠羽無涓
滴未免旁觀皺斲脊

栗庵鼎

并州承天三交智嵩禪師首山念嗣示衆第一單槍甲

馬第二甲馬單槍第三捺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
僧問如何是單槍甲馬師曰不是金牙作怎能射

尉遲曰如何是甲馬單槍師曰金鏃馬前落婁樊
喪膽魂曰如何是捺星排陣師曰陣雲橫海上未
辨聖明君曰如何是衣錦還鄉師曰四海無消息
回奉聖明君

天寧琦云三交幸是太平時節何得干戈相待報恩
今日也不用甲馬單槍也不用單槍甲馬也不用撒
星排陣也不用衣錦還鄉寒來向火熱則乘涼撒手
到家人不識了無一物獻尊堂 大覺昇云三交雖
有圖王定霸之謀不免爲太平奸賊大覺無者許多
般去就卻能坐致太平乃豎拂子云會麼吾寧鬪智

不鬪力一紙賢於十萬師

三交問僧你是迦葉門前客祇園會裏人僧曰今日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泊合不問闍黎僧便喝師曰錯僧又喝師曰放你三十棒曰許和尚具一隻眼師曰喫棒了呈款

永寧鼎云若要約法三章二俱好與二十因甚如此重賞之下復頌

遶株利鏃難迴避就地橫眠喪膽魂瞠得眼時皮骨綻華冠撲落可憐生

三交與李駙馬楊內翰問答次李曰彌陀演化於

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誰立命師曰仙人無婦石女無夫楊曰尼鬚頭不復生子師曰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象念摩訶李曰側跳上山巔師曰騎牛不著靴

元叟端云大小唐明牆塹不堅局鏑不固致令他俗人有入室操戈之舉是你諸人且作麼生會擊拂子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三交問僧甚處來曰潞府師曰潞府米作麼價曰

和尙試道看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庫下喫茶去

承天怡云三交祇知者僧不解作客不知自己亦不會爲主庫下喫茶雖則隨家豐儉爭奈恭而無禮

大鑒下十一世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

汾陽昭嗣

參汾陽經二年一

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但念歲月飄忽已事未明失出家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稗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師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尋常

曉菴昱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從上宗門爪牙還他汾陽好手然而鵝王擇乳素非鴨類不是其人大難承當驀擲拄杖云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尋常舟楫利旋回剗地颶風黑雨雷崖石浪奔船破盡惡龍領下得珠來

漢月藏

萬鈞勁弩藏深毒賺殺英雄暗地驚捱到角尖機迅發西河惡浪過崩霆

晦山顯

迅雷一發衆皆驚且喜英靈撥入深掩口勒回千里驥方知有道出常情

密傳銘

慈明謁神鼎諶髮長不剪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

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
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
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
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
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
如聞名遂去鼎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

屋倒陳鞵未足奇聞名見面有斯兒縱然師子能翻
躑莫道文殊老不知

三峰藏

掣電之機更撒沙回頭霧鎖眼迷曆雖然得箇便宜
了未免遭它腦後又

德菴心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復自頌曰
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曆謎若也未明泥
水句鐙籠露柱笑嘻嘻

衝斷雲根迸石來泠泠千古下崔嵬未明的的朝宗
意聽取春溪動地雷

瀉山秀

高原水出曉晴天對答臨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
處一尋寒木破溪烟

地藏恩

穿雲迸石不辭勞大抵還他出處高溪澗豈能畱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雪巖欽

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好個真消

息未必時人到那邊

高峰妙

慈明室中插劍一口以一柄艸鞵水一盆置劍邊
每見入室卽曰看看僧擬議師曰喪身失命了也
便喝出

天童華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聲下一轉語
待他貪觀天上卻與一指擬議拔劍便斬驀拈拄杖
下座一時打散 高峰妙云大小慈明勞而無功西
峰不動一槍一旗從教鳧短鶴長何故年年九月九
遍地菊花香 棲霞成云慈明如漢高之歌大風相
似若寢食不能一日去諸懷也豈其終身以干戈待

天下乎何恐懼如此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艸閒花滿地愁

瞻堂遠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嗟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

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水庵一

百花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

覷滿懷無奈舊愁何

斲橋倫

儘堪歌又不堪歌莖艸金身沒奈何博地凡夫誠薄

福徒勞四面與張羅

聖可玉

尋常說話懶開口祇使家童左右走不是藍田射虎

客相逢誰不遭毒手 寒松操

彈指相逢已二三鋒鋸纔露更何堪於今四海平如
砥不動鍼車爲指南 御之龍

慈明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盒子取香在手欲
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師曰齧郎當
漢又恁麼去也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個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
燒齧郎當漢又恁去 白雲端

慈明問真點曾如何是佛法大意真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師呵之曰頭白齒黃作者般見解

真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
落波心真大悟

中峰本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慈明老人未爲好手
真點胸雖則向者裏懸巖撒手絕後再甦若要知佛
法大意更叅三十年始得 翠巖喆云慈明用向上
鉗錘敲出鳳凰五色髓真老於言下吐氣撲碎驪龍
明月珠雖則師資妙叶啐啄同時檢點將來未免喫
翠巖手中棒何故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
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鏡容玄

不喫凡間食專喫瘡疾鬼 三峰藏

梵語唐言一片成僧繇描邈費精神人間翻譯何相

似五色雲中捧玉麟 天章玉

二八嬌娥巧畫眉分香翠試羅衣錦絲綰就同心

結祇許檀郎獨自知 芥隱現

萬象潛消久絕隣百凡舉止恰相應自從鑽破君平

卦龜殼於今更不靈 雪庵如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鮮

鷺鷥飛入蘆花裏 高峰妙

慈明因僧問行腳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

潦倒慈明爲指迷釣絲絞水出羣機時人貪看蘆花

白不見沙鷗隔岸飛 石田熏

慈明因僧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報恩琇云山僧若在管教先南源不祇恁麼休去何

不進云和尚莫世諦流布且道先南源又且如何

枕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麤衣糲食猶無

念誰管扶桑出日頭 海印信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卻在什

麼處岐曰要悟卽易要迷卽難

神鼎揆云者個陷人坑子天下不奈何致使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楊岐雖善機宜未免爛泥有刺神鼎則
不然迷卻在甚麼處但云迷卽且置把將悟底來看
饒慈明具廣長舌祇好道一半

要悟卽易要迷卽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
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

三三 圓悟勤

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鐵成金猶自
可點金成鐵大無端 別峰印

艸堂春暖日初紅堂上辛勤睡正濃夢裏一聲天地

老殘花又逐五更風 夫山儲

悟卻易迷卻難眨上眉毛君自看迷悟兩頭俱坐斷
月移花影上欄杆 神鼎揆

慈明因李駙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
曰駙馬甚處得者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
李又喝師曰獅子听

逆風吹又順風吹鐵眼銅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捩始應知 高峰妙

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鸞師曰夏在甚
處曰金鸞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鸞師曰前夏在

甚處曰金鸞師曰先前夏在甚麼處曰何不領話
師曰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
盞茶與你溼柴

愚庵孟云石霜不奈者擔板漢何祇得打個懸空筋
斗何不與渠本分艸料趕出山門免教渠一世向金
鸞坐著

焦輓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有嘉聲
在何必榮封萬戶侯

石田熏

問窮頻應四金鑿誰會三玄見不堪須點一甌茶溼
口致無言處到平安

幻有傳

硬似綿團軟猶鐵槩曲之不彎拗之不折虛玄不犯
龍得水而興波左右逢源虎插翼而出穴笑作悲巧
如拙話盡雲山無限情依然露出珊瑚月

百愚斯

慈明頌黑黑道道明明得得得

八十翁翁著繡鞵蹋開幽洞笑呵呵旁人指點忘歸
路不覺腰閒爛斧柯

無庵全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三
蛇九鼠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足數
慈明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

印空叟

案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曰向下文長
付在來日

天童華云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
而有差別東拂于逮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
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平陽恣云山僧也著一隻眼
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翻身趯倒劍門關
大地山河無寸地 廣教玉云慈明應庵二大老若
有轉身處佛法到今日不致掃地廣教別資一路一
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盞子撲落地碟子成
七片相罵饒你接柴相唾饒你潑水還會麼擊拂子

云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慈明與永首座同辭汾陽後相從二十年終不脫
灑一夕圍爐夜淡師以火箸敲炭曰永首座永咄
曰野狐精師以手指曰齟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
言下頓悟

高峰妙云慈明無端坑陷平人合喫三十棒永首座
不合隨風倒柁亦當代喫十棒或有抱不平底出來
道西峰吟祇向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龍池微云
永公雖然悟去卻被火爐勘破慈明雖有起死回生
手段要且不出野狐見解好與一坑埋卻

相呼相喚已多年此夜相呼出偶然肝膽平生傾盡
處一天明月落前川 粟如澣

慈明因僧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

神鼎揆云者僧向太虛空裏覓得個繫驢橛向洪波
浩渺中沒頭浸卻殊不知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饒他
出得頭來除非鐵船水上浮 天寧弘云慈明雖有
起生回死底手段大似棺材瞠眼復頌

把定函關過楚營將軍一鏃破重城而今四海清如
洗萬里歌謠賀太平

宗鑑法林卷二十九 終

宗鑑法林卷三十

集雲堂編

大鑒下十一世

滁州瑯琊山慧覺禪師 汾陽昭嗣 上堂拈拄杖曰盤山

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
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卓拄杖
下座

白巖符云三大老被瑯琊各與一杓惡水潑了也更
道我有定乾坤句祇如他卓拄杖下座是定乾坤句

不是定乾坤句良久云者杓惡水卻是瑯琊自潑了也
元一融云瑯琊與麼拈提將謂出他三老一頭地未免起模畫樣好與三老一狀領過屏山有定乾坤句便下座

瑯琊上堂汝等諸人在我者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艸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

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曲蟪踢著兩頭掇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

誰烏鴉解作麒麟叫

正堂辯

瑯琊指出五般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爲君俱擊碎延齡何必九還丹

少室睦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薦福信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五祖演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靈隱嶽云日長夜短諸人還猛省麼理安問云瑯琊祇知轉身句不識出身句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欲相
當免被旁人來覷見

白雲端

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祇因逢古
鏡回頭滿面負慚惶

大洪遂

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靈隱岳

不設陷穽不揮雪刃一箭穿楊神目不瞬翻思昔日

李將軍射虎之機猶是鈍

虛堂愚

嬰兒爲食苦飄零陌路逢親喚一聲知得阿孃腸斷
處從教鐵漢淚如傾

紫柏可

瑯琊示衆與麼來者上間安排不與麼來者下間
挂搭向上人來獨自淒淒暗渡江

國清燈云買帽相頭看孔著楔瑯琊固是作家未免
有分別在國清則不然今歲未畱門外客上下何妨
安分居

瑯琊示衆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落在無
事之鄉何故如此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徑山杲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瑯琊因僧問拈椎豎拂卽不問瞋目揚眉事若何
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

雨雪貧家怎奈何

寶壽方云瑯琊與麼答話可謂寶藏大開怎奈不遇高鑑功成浪施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瑯琊示衆記得僧問老宿如何是佛宿曰不封不樹大衆會麼若不會重下注腳去也不封不樹以

棘欒

不封不樹廁以棘欒乾天爲蓋厚地爲盤聚斂兮魂魄賢愚兮一棺日炙風吹無障閉千古萬古長漫漫

平陽恣

瑞州大愚守芝禪師

汾陽昭嗣

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卻知有乃拈起拂子曰狸奴白牯總在者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

徑山杲云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狸奴白牯換卻眼睛雖然如此也未免秤錘蘸酢 愚菴孟云大愚拈箇狸奴白牯還會夢見麼

大愚因僧問通身是眼口在什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愚菴孟云大愚果有懸河之辯怎奈者僧無眼

大愚示衆大家相聚喫葶齋若喚作一葶齋入地獄如箭射

應菴華云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
金 古鼎銘云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飲食
中未嘗不欲斷人命根雖然是寃者能有幾人 能
仁鑑云若不喚作一莖齋亦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
何但能飯向無心盃自有人提折腳鐺

殺活全機覲面提大家相聚喫莖齋後人不省者箇
意祇管茫茫打野檉

松源岳

硬如綿軟如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大愚
至今弄巧反成拙

枯禪鏡

觚棱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四海一家無一

事將軍把鏡泣霜毫

鐵容一

大愚示衆豎窮三際橫互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
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什麼自云蝦蟇
靈巖儲云祥符則不然豎窮三際橫互十方拈起也
至簡至易放下也同天同地不拈不放喚作什麼自
云阿嚏 雪巢松云大愚老漢提唱箇事可謂竭盡
玄微祇得玉鳳金鸞分疎不下今日松上座敢將狗
尾續貂豎窮三際橫互十方拈起也縱橫自在放下
也自在縱橫不拈不放喚作甚麼呵呵大笑云是甚
乾矢橛

大愚問侍者曰你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
曰不會師曰過者邊立者便過師曰無端無端
天寧琦云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廣胤標云侍者卻
難得何以見得不因夜來鴈怎見海門秋

大愚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

鋸解秤錘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
量一任稱提四天下 白雲端

手把金鞭擊鐵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相逢

著默識無言自點頭 保寧勇

鋸解秤錘出老杜詩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

凰枝 懷玉宣

鋸解秤錘兩分明觸著猶能碎眼睛箇是紅爐親煉
出古今能有幾人醒 廣燄燈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汾陽昭嗣到瑯琊覺處瑯問近離

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

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

具搊一搊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

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

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堂問上座莫是舉

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喝復問長老何時到

汾陽瑯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徑山杲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老驀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 雲門信云拳來腳去本分鉗錘若將破籃盛水救火笑殺旁觀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東山復云向二尊宿舌頭上打得箇鞦韆過來方得道出常情非特不被是非絆卻抑且卽是非而作佛事不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雲巖學云舉上座可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雖然若無瑯瑯唱拍相隨那能陽春白雪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恬并浪靜一江明

月滿溪船

大洪恩

奪得驪龍珠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裏擦手大家歸去來

徑山杲

漁翁瀟灑任東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臥入武陵溪

夢菴信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

心聞賁

揭天攬鼓噪紅塵徧地刀槍解出身結角羅紋隨處
入銀山鐵壁是通津

伊菴權

黑霧紛紛潑面來手持玉笏嘆悠悠電光影裏穿鍼
眼線腳重重挑不開

語風信

盡謂當關逢敵手更驚納款豎降旗明修棧道人皆
見暗度陳倉卻不知

理安問

雲從龍風從虎北山晴兮南山雨放行也皓魄騰空
擒住也須彌倒拄明暗交參敲唱雙舉無限魚蝦努
眼睛扶搖贏得播寰宇

百愚斯

倒握靈符懸肘後橫抽寶劍挂脊端大家拋出當陽

看佛口蛇心輓一團

峨月朗

後瑯琊舉似慈明明日舉公見處纔能自了而汝
負隋何以爲人

紀功敘殿老譚兵卻要將渠此話行一夜秋風動鄉
思八千子弟共歸耕

理安問

法華示衆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
譚玄口不開

徑山杲云做賊人心虛 愚菴孟云大小法華龍頭
蛇尾 一指海云旣云譚玄爲什麼又道口不開乃
以如意擊案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來方始親

法華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湖裏失卻船

洞庭湖裏失卻船赤腳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雪菴瑾

南嶽芭蕉大道谷泉禪師

汾陽昭嗣

同慈明山行遇一

毒龍湫師捉明同浴明掣肘去師解衣跳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震搖明蹲艸中意師死矣須臾晴霽師乃引頸出波間曰因

理安問云谷泉拌得一條窮性命要驗天下衲僧卻被慈明老漢勘破

道峰珍云一人死中得活一人

艸裏蹲身總被天下衲僧勘破

資福廣云谷泉賣

弄若無慈明證據不免徒勞

谷泉到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卻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天童華云二老漢當時若踢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

龍翔訢云一人得體不得用一人得用不得體如何敢稱臨濟兒孫你

若檢點得出非惟圓他古人舊話亦免今日鈍置我
無傳和尚拈拄杖卓一卓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
真金火裏看 天寧琦云錯下名言當時慈明怎容
得者風顛漢恁麼道更與一坐具看他作箇什麼伎
倆纔眼目定動便連棒趁出臨濟法道未致寂寥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槍倒卓鼓無槌絲毫不犯將軍
令獨腳機關各自提 瞎堂遠
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俱往長安朝聖
主姓名終是達天聰 虛堂愚
好看兩虎上高山頭角低昂不等閒奪去攬來多意

氣清風明月動人寰

福嚴容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

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黑漆聖僧

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污伊合掌燒香人不

敬寒山拾得笑攢眉

海印信

天聖到瑯琊瑯琊問埋兵挑鬪未是作家匹馬單槍
便請相見師指瑯琊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師
一坐具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坐具
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
尚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

過後張弓瑯曰且坐喫茶

白巖符云二老相見可謂遇故鄉人說故鄉話然本色固是本色未免俱帶些客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葉縣省嗣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嫩艸疎斜徑山泉帶碧流文會要渭水恥任列莊周

投子青

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祇聞千里去不見一人回

本覺一

平地起骨堆金毛獅子吼誰知無味譚塞斷衆人口

地藏恩

滯貨不入市行情何足論有期酬價者天遠自臨門

元初誕

浮山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輓繡毬曰與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玄戈

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投子青云水淡魚隱葉落巢疎復頌

月裏無根艸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
古殿莓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鷄纔報曉玉女下階遲

天寧璉

舜目重瞳禪帝堯嘉聲千載奏蕭韶聞音忘味成何
事草莽無由帝力驕件我侶

浮山示衆汾陽有三種師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
看共躅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可爲
種艸方堪傳授若齊看共躅見與師齊減師半德
若影響音聞野干倚勢異類何分所以先德付囑
曰若當相見切須仔細窮勘不得鹵莽

豹畧龍韜妙有權超師寧復假師傳虎鬚倒捋渾閒
事鼈鼻生指恣便嬛敵勝果然全勝槩輸機還卻占
機先天生邁種何人共獨許滹沱得一玄平陽恣

浮山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春猶
寒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虛空落地和風
搭在欄杆別峯印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石門聰嗣曰七佛是性隸萬

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曰七佛已
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

斷橋倫云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
有出身之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
何曾夢見大衆要見麼以拂子拂一拂云曉來一陣

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花

金山因僧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

理安問云古人一期施設可謂四稜蹋地檢點將來也是隨語脉展演或有問山僧如何是長法身拄杖六尺如何是短法身劈脊便打恁麼則法身有二也擲拄杖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復頌

萬疊長江浪裏遊月隨漁父上扁舟釣竿收放憑吾

手不計工程得便休

都尉李遵勗

見石門聰

因堅上座來辭次尉問曰近離

上黨得屈中都方接塵譚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淨霜刀纔舉斗牛寒尉曰恰值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鷗尉曰上座爲什麼著艸鞵睡堅以衣袖一拂尉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

芙蓉浴浪澄江淺紅蓼天風鴈影斜獨自晚來江上望無邊秋色屬誰家

粟菴鼎

宋內翰楊文公億

見廣慧璉

公字大年問廣慧曰某曾

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齧時如何寺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曳鼻勢曰者畜生更踣跳在公有省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梅翁杲云看者一道真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雖然是處池中有月誰家竈裏無烟任他大年說得悟得向太虛空裏之乎者也爭似你諸人識取一句子好

且道是那一句喝一喝

內翰攀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翻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石巖璉

白石鑿鑿韞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

虛堂愚

文公問廣慧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寶而况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於財寶慧曰旛竿頭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

夜叉頭菩薩面鬼擣穀佛跳牆同門共戶不相識邁
古超今無寸長燈心戳破石頭腳扁鵲盧醫爭主張
或菴體

已知客夢烟霞裏肯厭猿鳴夜雨中謾謂衡湘音信
斷年餘鴈陣過巴東

鐵容元

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慈曰切公曰
長裙媳婦拖泥走曰誰得似學士公曰作家作家
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者裏是甚麼所在
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笑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重入到桃源舊遊

處一層峰鎖一層峰

柏庭永

全身撥入蒼龍窟拔得珊瑚幾樹來打落尋常柴艸
價換錢沽酒醉花街

嘯月朗

大鑿下十二世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慈明圓嗣

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三腳驢子弄蹏行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湖南長
老

天童華云大小楊岐話作兩橛且道薦福爲人眼在

什麼處 徑山秀云大小楊岐被者僧一問未免手

腳俱露 雲門信云要會三腳驢子落處須向驢胎

馬腹裏走一遍來見楊岐始不難

三腳驢子弄蹠行兩浙江南秋復熱西北風霜怯早

寒閉門愁見楊花落

已菴顏

法出奸生垛生招箭三腳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釋

迦老子那吒面

佛照光

三腳驢子弄蹠行鼓動清風入骨寒踢破毘盧光影

斷不須平地起波瀾

月菴果

一箭射落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

來湖南長老何曾見

中菴空

東風花暖色依依在處牆頭蝴蝶飛竈婦不聞天子

敕太平晝夜不關扉

語風信

強飲沽來酒羞看讀了書閒花更滿地惆悵復何如

鐵容玄

楊岐因慈明忌設齋衆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捩拳

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

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捩怪師曰首座作麼生曰

和尚休捩怪師曰兔子喫牛孀第二座近前打一

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

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者奈桶也亂做

法林音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一棚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歇時天未
曉尚餘寒月挂疎櫺

虛堂愚

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令人愛作家但握祖師三印
在不妨規怪亂如麻

圭堂居士

楊岐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衲僧得一堪作甚麼良久云鉢盂口向天
妙喜杲云楊岐老漢大似溺卻一船蔴卻來屏斗裏
掃 伏龍長云大小楊岐熟處難忘衲僧得一旦作
麼生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

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白雲端

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梅止渴

松源岳

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
會唐言

西天人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流支打齒

缺至今有理不能宣

佛性泰

西天人不會唐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
會玉兔金烏火裏旋

無菴全

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
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艸裏你又入溪邨師曰官

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
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日此事是箇人方能擔
荷師拂袖便行

起綱宗云作家相見縱奪可觀檢點將來不無滲漏
發明臨濟四喝彷彿依稀者多四喝之餘爲之亂喝
且道慈明是亂喝不是亂喝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
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白雲端

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
醉一季都來九十場

正堂辨

貓全插血功虎備起屍德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

南巖勝

馬轉牛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

氣坐令千載定龍蛇

無菴全

璨若驪珠出匣輝鐵牛機印印全機桃花浪裏春雷

疾連得風雲滿路歸

理安問

電掣雷奔作者酬相將輓入角尖頭同心繡就鴛鴦

譜把手高歌上玉樓

捷菴敏

楊岐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擦雪珍珠縮
卻項暗嗟吁良久曰反憶古人樹下居

破菴先云楊岐鬪勝不鬪劣秀峰鬪劣不鬪勝秀峰
乍住沒親疎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
迦彌勒是他奴

枯柳殘楊雪片輕艸堂墜落兩三楹板門久不關風
月趙老葫蘆挂不成

徑山信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
方坐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
坐艸木重霑雨露新

白雲端

楊岐因白雲端叅乃問受業師爲誰曰茶陵郁和

尚師曰吾聞伊過橋遭跌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
端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
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師笑而趨起端愕然通夕不
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師曰汝見昨日打毆儼者
麼曰見師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復駭曰意旨如何
師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大悟

護國元云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
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
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則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
忌當頭蹉過雖然覲面相呈也須一槌打破舉拂子

云還會麼棋逢敵手難藏興詩到重吟始見工

江上貪觀浪勢高被人奪卻手中橈隨風飄蕩渾無

主幸得漁翁借一舸

紫柏可

殺活機籌格外操尋常那識笑中刀明珠晃晃形山

上共鑑春風放碧桃

古南門

鳩毒潛藏遊宴中殺人性命疾如風絲頭截斷聖凡

路馬腹驢胎滅正宗

默菴慧

楊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峰勤把住曰今日喜得

箇同叅師曰作麼生是同叅底事曰九峰牽犁楊

岐曳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

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

天寧琦於擬議處代峰便喝 龍翔訢云二老堦簾

迭奏今古罕聞龍翔今日對衆舉揚貴要大家知有

且道知有箇什麼祖翁田地無多子努力同心兩弟

兄 南澗謙代云念兄今日新做長老

一曳耙二牽犁平田淺艸且相隨恰到饑時無艸料

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蹠

上方益

金剛圈上生毛刺栗棘蓬拋熱燄騰百萬鐵騎衝不

破風規從此擅縱橫

山夫正

楊岐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
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卻死柴頭且向無烟火
天目禮云淨慈亦有一頌自住南山寺年荒遇水災
風淒蒲柳變不見故人來正恁麼時如何相思黃葉
落白露點蒼苔

楊岐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
跳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蹋著迸鮮血
或菴體

肘後驀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開又撐那吒八臂空惆

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天童淨

楊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來一口

吸更無南北與西東

照堂一

巨海垂香餌漫天布網羅從他吞跳者我祇笑呵呵

天童悟

東十八鬲西十八鬲南十八鬲北十八鬲無救無遮
八寒八熱當隨畜生地獄罪畢

漢關喻

楊岐問僧雲淡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
蹋破多少艸鞵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又作麼生
曰你看者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高駕何來釣象犀翻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喝高千
丈劫外相看誰得知 圭堂居士

宗鑑法林卷三十 終

宗鑑法林卷三十一

黃龍南

翠巖真

道吾真

姜山方

興教坦

雲峰悅

西余端

白雲端

保寧勇

茶陵山主

孫居士

卷三十二

晦堂心

真淨文

泐潭英

龍慶閒

玄沙明

積翠菴主

長慶慧

東山演

卷三十三

東山演

郭正祥

死心新

夾山純

兜率悅

法雲杲

九峰廣

慧力昌

開先瑛

蘇軾

泐潭祥

智海僊

卷三十四

昭覺勤

太平懃

龍門遠

九頂素

元禮首座

法閱上座

俞道婆

上封才

雪峰空

圓通旻

虎丘隆

大慧杲

瞎堂遠

華藏民

育王裕

護國元

中竺仁

何山珣

道場辨

大滙果

尚書莫將

樞密居厚

天童華

育王光

東林顏

淨慈一

國清機

焦山體

卷三十五

天童傑

華藏權

淨慈充

臥龍先

靈隱嶽

徑山珏

徑山範

天童禮

徑山端

中竺有

仰山欽

淨慈倫

育王珙

虛堂愚

石溪月

天寧琦

天目妙

中峰本

天目巖

華頂覩

伏龍長

宗鑑法林卷三十一

集雲堂編

大鑒下十二世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

慈明
圓嗣

室中常問僧曰人人

盡有生緣在上座生緣在何處正問答時卻伸手
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復垂
腳曰我腳何似驢腳三十餘年示此三問罕有契
其旨者因目之爲黃龍三關

龍翔訖云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行而先王之

道廢矣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
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 瑞鹿信云我手何
似佛手上大人丘乙巳我腳何似驢腳化三千七十
士人人有箇生緣爾小生八九子上座生緣在什麼
處佳作仁可知禮也復云黃龍設三關撈捩四海英
靈大似布漫天網被山僧一時收下了也現前大衆
還委悉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廬
山圓通旻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
關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寫不全又多譌舛故茲
錄出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
超佛越祖

我腳驢腳并行步步踢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
此道縱橫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
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
意偏於浪裏颭風濤

景福順三

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
貴日到西峰影漸長

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
爲君舉貓兒偏解捉老鼠

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
出多少行人問丙丁

照覺總三

驢腳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惟餘庭際青青
柏一度年來一度春

垂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毘盧刹海周遊
也休說峨嵋與五臺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我腳驢腳放過一著龐老策籬清平木杓

湛堂準三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撐船

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然撩起便行也是
鬼窟裏走諱不得

張無垢三

我腳何似驢腳又被糝膠黏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
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
者驢猶自在旁邊殺得工夫

佛手驢腳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
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橫川珙

黃龍叅慈明於福嚴明曰書記叅雲門禪必善其

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
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鴉鳴鵲噪皆應喫
棒師乃炷香作禮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
勘破了也那裏是它勘破處師汗下不能答次日
又詣室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日
你作罵會那師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
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
讎明始領之

錯錯戲海獐龍冲霄遼鶴老慈明無著摸笑裏重重
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石林鞏

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風天教一霎風雲
變送出臺山烟雨中

竹屋簡

黃龍因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峰頭
倒卓曰卻去卻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強傳
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本寂觀

黃龍住黃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
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曰猛虎當路坐師
退黃檗與勝住

道峰珍云鐘樓上念讚南斗七牀腳下種菜北斗八

直饒道箇猛虎當塗踞未免猶涉離微喝一喝去卻
七拈卻八無策波斯吹觱篥

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俱不會
黃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憨布袋

照堂一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徑山杲

黃龍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
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作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
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曰吟下座
翠巖真因藏主問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什麼人巖
云腦後見顛莫與往來 天童傑云一手不獨鳴兩

手鳴擱擱豁開三玄三要捏碎佛祖標格村歌社舞
得人憎勝似當年白拈賊 天寧琦云山僧則不然
第五種不易是什麼人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
見君稀 五磊權云山僧則不然第五種不易是什
麼人無漏國中畱不住浮幢王刹任分身

黃龍因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
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

翻手雲覆手雨與奪更誰可相許丈夫行履合如斯
那管春寒并秋暑

栗如翰

黃龍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

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作
家宗師今朝猶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
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百丈泐云黃龍一向具齧豬狗底手腳今日被者僧
折倒既是千鈞之弩不發鼯機爲甚破的

黃龍因禾山普叅山善經論兩川號爲義虎問曰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因緣意旨
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師曰曾
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王打供結
緣住幾時何妨山良久再理前問師俛首山趨出

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殺旁觀又可悲姪女已歸霄漢
去猷郎猶向火邊棲

遜庵演

霧裏塔如夢樹中山欲行艸鞵停泊處隱約見孤城
童求昱

黃龍示衆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
有暫暇有一人不叅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
如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
一箇卽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
不受

平陽恣云山僧不比黃龍小家子禪如是二人同到
能仁一齊安下何故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

慈明圓嗣

在金鑿同善侍者度夏

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知其未徹一
日同山行次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謂師曰若向
者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
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

洪濤怒听渡頭生棹短舟橫截未能若解離鉤施返
躑管教四海浪清平

獨超方

翠巖因首座不安問曰色身病法身病座曰早來

承侍者相問師曰泥裏洗土塊曰和尚慣用此機
師曰夜來帝釋冠爲甚麼落地座無語師曰南山
起雲北山下雨

一重烟水一重雲水沒橫塘路不分堪笑途中流浪
客茫茫忘卻故園春

聖儀

梧桐一葉著霜燒化得琴來尾半焦爭怪沒弦聲斷
曲惹添風雨奏江濤

漢關樞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

慈明圓嗣

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

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

神鼎揆云凝然便會去澄潭不許蒼龍蟠言下覓端

由早成不快柰桶直饒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畢
竟如何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復頌
道人去住總無家何累渠儂畫足蛇幸自一身輕似
箭那堪柁上又添枷

作客曾經北地苦行人謾唱鷓鴣詞分明月在梅花
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元菴徵

俊鷓高翔極盡空白雲深入縹無窮萬牛輓得清風
轉猶涉鄉關路幾重

緣止緣

越州姜山方禪師

瑯琊覺嗣

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蹋破

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
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特地告虛空曰
雷鳴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
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如何不動尊觸著無停處
明明鬧市頭深深海底渡鐵鷄無毛掠月昏俊鶻穿
雲天正曙機蹋機箭鋒拄何如天外展雙眸莫把是
非來入耳

天岸昇

不動尊活鱗鱗珠盤宛轉春回壑去畱皓月印寒潭
舒卷彩霞飄碧落雲垂萬里鵬翅展千年鶴錯錯清

風八面何寥廓

遠菴體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

瑯琊覺嗣

上堂有雪竇化主省宗

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擦天出世後爲甚麼
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得更道
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
方丈令人請至師曰適來錯抵對一轉語人天衆
前何不禮拜蓋覆卻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
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
至未得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

乃禮拜

理安問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忽然賓主互換
未免有得有失若道與教是主怎奈被省宗不肯若
道省宗是賓因甚卻寄棒打雪竇還委悉麼不因夜
來雁爭見海門秋 頤石圓云興教放去較危者僧
收來太速祇如三十棒寄打雪竇意旨如何麝羊纔
挂角獵犬覓無踪

當陽不斷奈伊何好語翻令落第多理得絲綸重下

釣禹門三級起風波

三峯藏

悄悄寒風淡雪夜虎嘯猿哀聲不借東土西天齊乞

命誰更人前誇重價使乎使乎知未知年年花落乳
峰下 夫山儲

龍門大啓納英流且喜他人踞虎頭放去太賒收太
速還看片月海門秋 天章玉

雁來空布雲中字魚去徒翻水上花此夜月明人盡
望不知明月落誰家 鐵帆舟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

大愚
芝嗣

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

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
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寶壽方云雲峯老漢大似當臺鏡子祇會照人殊不
知自己未出方丈時早已喫交了也

雲峰因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巖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

徑山杲云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叅學事畢

雲峰因僧問如何是心地法門師曰不從人得曰
不從人得時如何師曰此去衡陽不遠

徑山杲云雲門卽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
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腳下法林音云借人箸喫飯

金明進云金明卽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
不從人得時如何劈脊便棒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谷隱聰下龍華嶽嗣因尼叅師

曰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

尼入見驚而遂悟

僧中女子滿面慚惶女中丈夫一笑承當從今醜態

難回護不必臙脂紅粉粧朝宗忍

老覺情閒似太孤五更粧點接師姑雖然已中烽烟

計粉面脂脣洗得無山茨際

大鑿下十三世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楊岐會嗣示衆此事如萬仞崖頭

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祇是捨命不得法

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也擲下拄杖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

底眼睛皮綻蓋須彌虛堂愚

說盡荔枝滋味好憐兒不覺傷華藻更將剝淨置人

脣到口便宜誰解討六也雪

白雲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艸上現

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雖有瓊樓玉殿

卻被一莖艸蓋卻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

相手未曾容易舞三台

徑山杲云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

殿被一莖艸蓋卻莫被他熱瞞徑山恁麼道爲已得
一回汗出者說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動著天
寧琦云拈卻一莖艸瓊樓玉殿在什麼處到江吳地
盡隔岸越山多 笑巖寶云白雲大慧俱善抑揚當
時則不無怎奈撲鼻汗臭氣在 佛日哲云隆安卽
不然不須汝諸人汗出但祇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金谷年年烟雨中一莖誰解舞春風庭花引起愁無
限泣殺江蘿兩岸紅 天水廣
九變將成曲三終必盡儀國風由是正王化自雍熙
覺圓胤

白雲上堂古人畱下一言半語未透時撞著鐵壁
相似忽然一日覷破方知自己原是鐵壁如今作
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

獅林則云白雲被鐵壁覷透打失一雙眼睛 伏龍
長喝一喝云用鐵壁作麼 寶掌白彈指一聲云百
雜碎

白雲謂東山演曰有數禪客從廬山來教伊說亦
說得明亦明得頌古亦作得祇是未在演疑久之
乃悟曰從此出一身白汗明得下載清風

佛眼遠云某甲侍先師舉此因緣謂某甲云叅學須

是一時放下方得安樂大眾還見得否乃頌

放得好脫灑放不下牛拽耙堪笑諸方老古錐打
鼓說禪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可嗟訝解蹋毘盧頂
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尋得桃源欲避秦無端又被賊來侵而今匹馬風前
過敗國亡家恨轉深

素弘理

白雲因提刑郭公甫謁示衆夜來枕上作得箇山
偈謝功甫大儒說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
此偈非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
脫卻著肉汗衫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

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晦曇承云白雲老人要與天下衲僧脫卻著肉汗衫
殊不知更爲天下衲僧加上鶻臭布衫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眾良久曰口祇堪
喫飯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諸禪老莫
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饑

遜菴演

白雲因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去此二途
請師別道師便喝僧曰從來疑著和尚師便打僧
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僧禮拜

伏龍長云者僧道從來疑著和尚是冒語是不冒語
白雲便打是賞伊是罰伊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
載亦奚爲

白雲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
山大衆眼在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什麼處良
久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隔斷紅塵三十
里白雲紅葉兩悠悠

奉石沃

神仙初不住西東祇在空濛紫霧中靈跡深知不可
覓擬相尋卽隔千峰

林開道

白雲上堂一句道得盡與佛祖爲師一句道不盡
與人天爲師今日作麼生道乃曰有水皆含月無
山不帶雲

南嶽際云山僧則不然一句道盡與人天爲師一句
道不盡與佛祖爲師且卽今作麼生道乃云家家門
前火把子 晦曇承云若有一句孤負佛祖若無一
句落賺人天道盡道不盡自救不了諸人又作麼生
良久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卓一
下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幾回霑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
望一溪流水落花隨

無菴全

從敲金蓮出畫堂懶搽脂粉豈塗香春風一曲無人
會倦倚闌干欲斷腸

仁趾磨

白雲住圓通示衆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
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情
作麼生遣下座背包竟去

禮敬□雲端祖可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如山山僧雖做他腳下兒孫卻又同途不同轍移步
不移身何故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

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大衆且道端祖底
是山僧底是喝一喝云放教冷來看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
師曰眉毛在眼上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
去祇在蘆花淺水邊

月庭忠二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面目依然
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條風布暖弄晴沙郊外烏衣點翠霞漠漠烟凝千嶂
寂畫樓簫鼓有人家

知鋒鉅

白雲示衆金蘂叢叢帶露新
采來烹茗賞佳辰
浮
栢何必須宜酒
但有清香自醉人

了菴欲云白雲老人
大似巧媳婦
做出無麪餠
飪惜乎知味者
少開福效顰
亦有一偈
重陽黃菊未成花
落帽無勞憶孟嘉
但得青山常在眼
不妨流水去無涯
愚菴及云白雲開福
大似徐六擔板
各見一邊
徑山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時移節換
是尋常過了
重陽又一陽
人事自生今日意
黃花只作去年香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楊岐會嗣

示衆釋迦老子四十九

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
優波邠多丈室盈籌不曾

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
六祖不住曹溪
誰是後昆誰爲先覺
旣然如是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拍膝顧衆曰
且喜天下太平

寶壽方云保寧道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
不知早自剜肉了也
又道天下太平
不知早自作亂了也

烟暖土膏農事動
一犁新雨破春畊
郊原渺渺青無際
野草閒花次第生

虛堂愚

保寧上堂風鳴條
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
蝦蟇蚯蚓一時鳴
妙德空生都不會
都不會三箇成羣
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
飄飄向前村後村折得

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南堂欲云保寧大似二八少年風流才子一向賣俏
於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衲僧門下正好喫棒何故禾
黍不陽燄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能仁鑑拈拄杖云者裏則不然白雲爲蓋流水作琴
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春水深 愚菴及云右
軍筆畫入石三分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老保寧可謂
盡善盡美檢點將來未免笑破衲僧鼻孔何故要且
無佛法道理普慈又作麼生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
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龍池微云保寧恁麼

道雖則風流逸格事理雙彰未免向百花爭艷處著
腳若是秋空皎月木落飄金千山露骨萬水澄渟總
未知消息在

保寧示衆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
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
杖曰總在者裏還會麼蘇嚕蘇嚕悉哩悉哩

靈隱岳云老漢大似業識茫茫無奈船何打破辱斗
古林茂云靈隱樓出心肝要且未見先保寧在山
僧今日重爲拈出會盡萬法一如拈卻金圈栗棘也
是泗州見大聖

保寧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看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當說什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石霜尊云大小保寧元來膽小山僧卽不然若說佛法供養大衆如龍得水若說世法供養大衆似虎靠山去此二途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保寧上堂有僧禮拜起以手向懷中作取物呈似勢師左顧僧又作獻勢師右顧僧復作接物勢師以手直下指僧擬議師曰祇有者箇更無那箇僧

以手畫一畫師曰果然僧歸衆師呵呵大笑

玉得荆山價倍高逢人猶欲把光韜玳瑁徒自區區獻終殞楚王笑裏刀

澗菴怡

保寧上堂以手指上以手指下曰者是釋迦擎拳曰者箇是迦葉合掌曰者箇是阿難展手曰者箇是甚麼羞慚殺人

雪菴嵩云保寧固乃如是未免汗馬徒勞若據盤山則不然以手指上指下曰者箇不是釋迦擎拳曰者箇不是迦葉合掌曰者箇不是阿難展手曰且道是甚麼復搖手曰說話不投機盡是閒言語

保寧示衆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檻外雲生簷前雨
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
待當來問彌勒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檻外春風春
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淳

潭州茶陵郁山主

楊岐會嗣

因廬山有化士至教令看

僧問法鐙百尺竿頭如何進步鐙曰噫凡三年一
日乘驢過橋一蹋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
破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

薦福璨云郁山主向驢前馬後連得些些便乃誇張
銜耀以當平生叅學拈拄杖卓一下云開先今日爲
伊一鎚擊碎了也顧左右云莫有不甘者麼靠拄杖
下座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
也照破山河夢見無

無準範

斗笠騎驢過水西莓苔朝雨滑如泥不妨一蹋溪橋
斷回首青山天際低

大巍倫

一跌成狼藉茶陵路轉迂卻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葛廬覃

比部孫居士見楊岐會一日楊岐來值視斷次公曰某

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

師點破曰此是比部宏願淡廣利濟羣生公曰未

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淡為

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有省

棒下血淋淋真鍮不博金鴛鴦親繡出休更覓金鍼

雪堂行

宗鑑法林卷三十一 終

